

法国部分

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

柳鸣九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心理小说流派的总汇
心理小说嬗变的经纬
心理小说发展的碑记

责任编辑 夏 凡
辛佩衡
封面设计 石俊生
技术设计 夏胜利

578

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

柳鸣九 主编

法国部分 (三)

柳鸣九 选编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7印张 360千字

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—2,000

ISBN 7-221-01612-7

I·222 定价: 6.75元

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

主 编 柳鸣九

副主编 韩耀成 钱善行 张 玲

· 法 国 部 分 (三) ·

柳鸣九 选编



780326

目 次

月桂树已经砍尽·····	杜雅尔丹 沈志明	著 译 (3)
苔蕾丝·德斯盖鲁·····	莫里亚克 桂裕芳	著 译 (85)
德·奥热尔伯爵的舞会·····	拉迪盖 沈志明	著 译 (149)
天象馆 (选译) ·····	娜塔丽·萨洛特 罗加美	著 译 (257)
变 (节选) ·····	布托 桂裕芳	著 译 (333)
嫉妒 (节选) ·····	罗伯-葛利叶 李清安	著 译 (413)

法国其它心理小说名著内容提要

新爱洛绮丝·····	卢梭	著 (467)
苔尔芬·····	斯达尔夫人	著 (471)
奥培曼·····	塞南古	著 (473)
勒内·····	夏多布里盎	著 (478)
多米尼克·····	弗洛芒丹	著 (482)
玛德莱娜·费拉·····	左拉	著 (486)

萨 芙	都 德	著(491)
不可抗拒的爱	莫泊桑	著(496)
我们的心	莫泊桑	著(499)
窄 门	纪 德	著(501)
田园交响乐	纪 德	著(505)
母亲大人	弗朗索瓦·莫里亚克	著(508)
爱的荒漠	弗朗索瓦·莫里亚克	著(512)
腹 蛇 结	弗朗索瓦·莫里亚克	著(516)
一弹解千愁	玛格丽特·龙瑟纳尔	著(520)
陌生人肖像	娜塔丽·萨洛特	著(524)
您好，忧愁	萨 冈	著(528)
窥 视 者	罗伯-葛利叶	著(531)
琴声如诉	玛格丽特·杜拉斯	著(535)

月桂树已经砍尽



杜雅尔丹 著
沈志明 译

作者简介

杜雅尔丹 (Edouard Dujardin, 1861—1949), 在高等师范学校与音乐学院完成了他的高等教育, 毕业后, 八十年代期间, 从事短篇小说的创作, 也写过诗与散文, 在象征主义高潮的年代里, 他甚为活跃, 是马拉梅的信徒与朋友。他最初的贡献还是在音乐方面, 他是一个出色的音乐评论家, 对瓦格纳的音乐在法国的传播起了推动的作用, 曾于1885年创办过“瓦格纳专刊”。此后, 他还办过其它的刊物, 在喜剧、悲剧等方面也都作过尝试。弄了一阵文艺之后, 他曾沉湎于花花公子的赌博生活, 后来又成为一个商人。他还研究过宗教, 后期不断写过有关象征主义的文章与论著。他最重要的贡献要算他1887年发表的小说《月桂树已经砍尽》。

月桂树已经砍尽^①

献给至高无上的心灵小说家拉辛^②

一天傍晚，夕阳西下，空气邈绵，天际悠远；^③ 混杂的人群熙熙攘攘、影影绰绰地接踵而来；人海一望无际；一个朦胧的黄昏……。

在混乱的嘈杂声中，在时间的绵延中，在美丽的景色中，在万物自生自灭的幻影中，我突然出现，出现在其他人中间，像其他人一样出现在其他人中间，既有别于其他人又与其他人相像，

① 出自民歌《我们不再去树林》，全文如下：

我们不再去树林，
月桂树已经砍尽。
突然闻来个美人，
把树枝捡个干净。

② 法国古典主义作家拉辛（1639—1699），是诗人，戏剧家，并未发表过小说。此处，作者显然是想指出，戏剧家拉辛对人物心灵的刻画超过所有的小说家，故称“至高无上的心灵小说家”。

③ 杜雅尔丹喜欢用分号（；），许多本应用逗号或句号的地方，他都用了分号。为尊重作者的偏爱，译文行文中也尽可能不改动原标点符号。

一个相同的人，在无数幸存的生命中增加了一个相同的人；时间与地点逐渐明确了；是在今天；是在此地；是在此刻；我的周围生机盎然；时间，四月的一个傍晚，地点，巴黎；一个夕阳灿烂的傍晚，单调的喧腾，白色的楼房，葱茏的树荫，和煦的傍晚使人欣然外出，抛头露面；大街小巷，人山人海；天高气爽；巴黎内外歌声四起，模糊的景物笼罩着疏懒的意蕴……。

时间已到；六点正，久候的时刻。喏，这就是我要进的房子，我要找的房子；房屋；门厅；进去吧。夜幕降临；空气舒适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楼梯；最初的梯级。万一他在下班前出去了呢？有时确有其事，但我很想把今天的事告诉他。一楼梯台；楼梯宽敞明亮；窗户面向四方。我曾向这位正直的朋友吐露过我的爱情史。今天我又将度过多么愉快的夜晚！反正他不会再取笑我了。这将是多么令人快乐的夜晚哪！为什么楼梯的地毯下角翻向一面？这使得拾级上铺的红地毯呈现一个灰色的斑点。二层楼上；靠左边的门；事务所。希望他还没有走，否则到哪儿去找他呢？无奈只好逛大街啦。管它呢，进去再说。事务所工作室。吕西安·沙韦纳在哪儿？工作室很宽敞，椅子排成圆形。他穿着大衣，戴着帽子，俯身桌旁，跟另一名文书匆忙地整理文件。工作室尽头的书柜摆满用绳子系住的蓝色本子。我在门口站定。把事情讲出来多叫人高兴哪！吕西安·沙韦纳抬起头，看见我，向我问候。

“是您？您来得正好，您知道我们六点钟下班。请稍候，咱们过会儿一起走。”

“很好。”

窗户开着；窗后灰色的天井光线充足，高高的院墙映照着明

媚的晚霞，走运的日子。芙奥是那么的可亲可爱，她对我说：“今晚再见……”她的微笑又美丽又机灵，就像两个月前那样。天井对面的一扇窗口有个女佣人，她往外瞧了瞧，突然脸红起来，为什么？她走开了。

“我完事了。”

是吕西安·沙韦纳，他拿起手杖，把门打开，我们走了出来，我们俩一起下楼梯。他说：

“您戴圆帽子……”

“是的。”

他的话带着责备的口气。为什么我不可以戴圆帽呢？这个小伙子以为风度是这类小节形成的。门房总空关着，奇怪的房子。沙韦纳至少陪我走走吧？他从来不乐意多走路；真叫人讨厌。我们走到街上，大门前停着一辆汽车，晚霞映红了各家门面，圣雅克钟楼矗立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走向沙特莱广场。

“您的恋爱搞得怎样啦？”他问我。

“差不多老样子。”我回答说。

我们肩并肩走着。

“您刚从她家来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去看了她。我们交谈，唱歌，弹钢琴，整整两个小时。她约我今晚等她演出后见面。”

“啊！”

何等的亲切呀！

“您有什么好事吗？”

“我？没有。”

沉默。多么迷人的姑娘！她未能唱完所有的歌词生气了；而

我，弹错了拍子却不承认；今晚再唱，我要多加小心。

“您知道，她现在已不在开演时出场了。我九点到新戏剧场去等她；然后我们乘车遛弯儿；也许去森林；天气好极了；最后我送她回家。”

“您争取留宿吗？”

“不。”

我的老天爷！难道沙韦纳永远不明白我的感情吗？

“您叫人莫名其妙，搞什么柏拉图式的恋爱。”他冲着我
说。叫人莫名其妙，……柏拉图式的恋爱……

“是的，老兄，我确有这种意图；跟别人的行为不一样，别有一番滋味。”

“但是，我的好朋友，您没有考虑到你跟怎样的女人打交道。”

“一个小戏院的小姐噢；如此这般；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我的行为有意思。”

“您不希望碰她吗？”

他冷冷一笑；令人难堪。是啊，她不是人们所怀疑的那种姑娘。不过……噢，里沃利街；咱们穿过去吧；当心车辆；今晚人真多！六点钟，是拥挤的时刻，尤其在这个街区；有轨电车鸣喇叭；咱们快躲开。

“右边的人稍为少一些。”我说。

我们沿人行道并排走着。沙韦纳说：

“喂，这番滋味得不偿失呀。您认识这个姑娘有三个月了吧。”

“我出入她家已有三个月；但您知道，我认识她四个多月了。”

“得了；四个月来，您白白花费了多少哇。”

“您讥笑我，亲爱的吕西安。”

“您还没跟她说上一句话，就通过她的侍女给了她五百法郎。”

五百法郎？不，三百。不过，我对沙韦纳说的是五百法郎。

“请别以为，”他接着说，“这类小恩小惠会叫一个戏子报恩……我的朋友，改一改您的方法，否则您将一无所获。”

令人不快的推理。难道他看不出我一无所获正是因为我不想有所获吗？我万不该跟他讲这些事情。咱们别再往下讲了。

“我宁愿这般荒唐，也不愿傻呵呵地跟没意思的姑娘睡觉。”

这话是讲给他听的。他不吭气了。诚然，吕西安·沙韦纳是个善良的朋友，但于感情之事却一窍不通。爱，就得尊重他人的喜爱，敬重他人的喜爱，热爱他人的喜爱。走着走着，热起来了；我解开外套的纽扣；今晚跟莱奥外出，我不穿礼服；穿大氅为好；我可以戴绸帽子；沙韦纳说的有点道理；再说，穿大氅不宜戴圆帽，我真傻！莱奥几乎从不理会我的穿戴；她倒是该过问的。沙韦纳说：

“我今晚去法兰西剧院。”

“上演什么？”

“《吕伊·布拉斯》^①。”

“您去看这个戏？”

“为什么不？”

我不想抬杠。如今1887年还看《吕伊·布拉斯》？他说：

“我从没看过这出戏，确实想饱一下眼福。”

^①维克多·雨果的一个剧本。

“您原来是个老浪漫派！”

“您倒说我浪漫？”

“不行吗？”

“您自己比谁都浪漫。您的恋爱史呢？居然去新戏剧场听戏……”

是啊，她多么漂亮哪！

“老兄，您整个冬天想入非非，头脑发热；现在您尽干傻事。说真的……记得吧，是我一次在散场时发现那张海报，告诉您那妇人的名字……您立即钟情；如今成了柏拉图式的恋爱者。”

一位风雅的先生走过，他上衣翻领的饰孔别着一朵玫瑰花；我今晚也得戴朵花；还得给莱奥带点东西去。沙韦纳默不作声了；这家伙真蠢。是的，我的恋爱史独具一格，这更好嘛。一条街，马朗哥街；卢浮宫河滨路的商店；车水马龙。沙韦纳说：

“我在王宫前跟您分手，您知道的。”

好哇！他多么叫人扫兴！总在半道上跟人分手。我们走进拱廊；靠近商店，挤在人群中间。我们在马路上走怎么样？车辆太多。但这儿肩摩踵接；算了。一个女人在我们前面；高挑的，苗条的；喏，这般挺拔修长的身材，这般浓郁的芳香，这般发亮的棕发；我很想见见她的容貌；她一定很好看。

“今晚跟我去看戏吧，”是沙韦纳在说话，“然后随便到什么地方遛跽一小时。”

“我对您说过我有约会。”

棕发女子在橱窗前提住；她的剪影线条突出；脸蛋儿极为机灵；眼圈儿描得黑黑的；脖子上系着个大白结；她朝我们这边张望；她瞥了我一眼；多么撩人的眼睛！我们靠近她了。绝妙的女人。

“咱们别走得这么快。”

“您的约会不碍事；既然您决意不在达赛小姐家过夜，那就赶来看最后一幕戏，或在出口处等我，或在某个地方等也行，然后咱们夜游一番。”

他在讥讽我吗？

“夜游时您给我讲讲跟达赛小姐说了些什么。”

今晚离开她家之后？是啊，为什么不呢？

“不行吗？您离开女友之后干什么呢？”

“您真糊涂，老兄。”

我们沉默不语；我觉得他在暗笑；无聊至极！王宫广场。棕发少妇在哪儿呢？不见了；倒霉！我找不见她了。沙韦纳问：

“您找什么？”

“不找什么。”

她消失了。这要怪他这位先生。他说：

“我这就去法兰西剧院；想看看入场的情景。”

三句话不离他的戏。得了。不过，我真姐分手前给他讲讲今天的事儿；小小的客厅，由于黄色的窗帘，光线有点暗淡；莱奥是那么的可爱可亲；她穿着浅色缎子浴衣；腰间柔软光滑的宽裾使她的身材显得格格外苗条；白色的大翻领下微微露出粉红的胸脯儿；她微笑着走近我；松开的金色的卷发从头上散落在双肩，脸色有些苍白；我心爱的人儿多么年轻，多么娇美；十九岁，也许二十岁；她声称十八岁，出色的姑娘。我们沿着王宫街的楼房走，沿着王宫走。她向我伸过手；我，亲吻她的额头；贞洁的亲吻；她把头靠在我的肩上，一时我们僵住不动；我的手摸着缎子，感到温暖舒适。我是多么的爱她，可怜的人儿！这里的行

人，那里的行人，所有的行人都未曾领略过我这种快乐，我周围的行人，不管是谁，都一窍不通。

“瞧，这里有张海报……”沙韦纳说，“八点开场。您打定主意不来吗？”

“不来。”

“那么再见吧，我得先回家一下。”

善良的朋友……先生，祝您胃口好……嗨，得到这个女子的青眼并且成为她的情人……上帝呀，我跟天使在一起。

“也祝您玩得痛快，不过，千万别干蠢事。”他说。

“放心吧。”

“我等候您的佳音。”

“好吧，再见。”

握手。他转身走了。再见！我朝歌剧院大街走去，准备到歌剧院大街和小田园街交角的咖啡馆吃晚饭；我九点前到家，有的是时间。邮局。我该给家里写信了，信是耽搁了；明天写吧，明天我有法学课；我只上三门课，最好别旷课。吕西安·沙韦纳今晚去法兰西剧院。是的，一个正直的年轻人；不大谦虚，但可以同他交往，跟他交谈；他理解人；他有鉴赏力，有风度；真正的朋友；同他会面很有意思；下次我再向他充分解释我的行为；可惜对我下午的事未能向他作更多的说明；也许他已猜出我的爱情所包含的全部魅力，但他对这类事情完全无动于衷！一种只限于友情的爱情；一位如此受到热爱和受到敬重的妇人！自从我们第一次、唯一的一次接吻至今，两个月过去了；不，那是在二月底，不，那是在二月中旬。大街上煤气路灯点亮了；夜幕降落。她回家后怎么打扮？大概穿蓝色的开司米长套衫，梳垂下的长辫

子；这样，她像个小女孩，天真烂漫；有时晚上她是那样的喜悦，那样的活泼；但有一天，她穿一身黑服，庄重得出奇；另一天，她容光焕发，发辫平盘在头上，水淋淋，刚刚沐浴而出。我应当更多地帮助她；我母亲到复活节会给我不少钱；总有办法的。小田园街街角；咖啡馆已经掌灯；大街上各家铺子都掌灯了；夜晚来得真快呀！东方咖啡馆、餐馆。街对面，迪瓦尔大众饭店。为省钱，我去这家廉价饭店怎么样？省钱是必要的；不过咖啡馆好得多，价格差距并不大；廉价饭店也不错，不大舒适罢了，但也还可以；算了，享受一下咖啡馆的豪华吧。里面灯火通明，红色和金色交相辉映；街上比较昏暗；玻璃窗上蒙着水汽。晚餐三法郎，一杯啤酒三十生丁。莱奥永远不会来这儿吃晚饭。进去吧。应当把我小胡子的两角往上卷一卷，对，就这样。

二

咖啡馆灯火辉煌，红色，金色；玻璃窗闪闪发亮；一个穿白围裙的跑堂；支架上挂满帽子和外套。在这里会遇见熟人吗？这些人看着我进屋；一位瘦瘦的先生，长长的颊髯，非常严肃！餐桌满座；我坐哪儿？那儿有个空位，正巧是我常坐的地方；坐老座置吧；莱奥不会讥笑我的。

“先生请……”

跑堂。餐桌。我的帽子上衣帽架。脱手套吧；应当漫不经心地把手套扔在餐桌上，扔在盘子的旁边，最好还是放在外套口袋里；不，放在桌子上吧；小节见风度。我的外套挂上衣帽架；

我坐下，喔唷！我累了。等一会儿再把手套放进外套口袋吧。灯火辉煌，红色，金色，玻璃窗闪闪发亮。嗯？咖啡馆；我终于坐在咖啡馆。啊，我累了。跑堂报告：

“虾酱浓汤，海鲜浓汤，清燉肉汤……”

“清燉肉汤。”

“然后先生吃……”

“把菜单给我。”

“是，酒呢？白葡萄酒，红葡萄酒……”

“红的。”

菜单。鱼类；鲷鱼……好，要个鲷鱼吧。第一道正菜，羊排，不，子鸡吧。

“鲷鱼，子鸡，外加米荠。”

“鲷鱼，子鸡米荠。”

好啦，我准备吃晚饭；挺不错嘛。瞧，一个颇有姿色的女人，既非褐发也非金发；神态着实非同一般；她大概身材修长；她是背对着我的那个秃头男人的妻子；更像是他的情妇；她的举止不太像是个合法妻子；的确，相当漂亮。她好像朝这边张望；她几乎同我面对面；怎么办？何必呢？她注意到我了。她很漂亮；但那位先生好像傻头傻脑的；可惜我只能看到他的背面，很想见一下他的尊容；是个诉讼代理人，是个外省的公证人；我真笨！清燉肉汤呢？我对面的玻璃映照着金色的框架，位于我背后的金色框架；这些华丽的装饰添上朱红色，显得火一般的鲜红；墙上点燃的煤气却是淡黄色的，煤气灯也是黄色的；桌布是白色的；玻璃窗，玻璃器皿。方便；舒适。跑堂送来清燉肉汤，热气腾腾的清燉肉汤；当心别让溅污我的衣服。没有；吃吧。汤真